

沙漠上的中国印记

廉 涛

飞机穿过九个小时的航程，掠过阳光与云层，逐渐将机翼压低，贴近迪拜的土地。从舷窗望下去，起初是无边无际的沙漠戈壁，机身再沉，苍茫的沙色里，竟悄然浮出点点星火，是旅人夜归的灯，是沙漠腹地不眠的眼。再降下去，那些光点竟连缀、蔓延开来，织成了片片绿洲，如同神迹，奇迹般从焦渴的沙海中倔强生发。

终于降落在迪拜国际机场。透过舷窗，停机坪上灯光如昼，喧嚣繁忙，巨大的机影在高杆灯光下匆忙移动，地勤人员穿梭忙碌，往行李、加油车、牵引车、电源车、客梯车往来如织，构成一幅动态的现代化图景，这座在亚太及中东地区航空连通性排名位居榜首的超级枢纽，果真名不虚传！

中国的印记，便如沙砾间闪烁的金粒，不经意间就跳入眼帘。帆船酒店——迪拜最耀眼的明珠，香港设计师周焯的手笔悄然绽放。步入大堂，迎面是一面气势恢宏的红色幕墙，浓郁的中国红在阿拉伯风格的建筑中格外醒目，仿佛一团跳动的火焰。抬头仰望，40米高的中庭令人屏息，中央悬挂着一座巨大的旋转雕塑，其设计灵感源自金陵文化的精髓，在光影变幻中演绎着东方美学的韵律。阿拉伯传统建筑智慧与中国古典园林美学在此完美融合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空间体验，无声诉说着丝路两端文明的古老回响。

在古堡运河集市迷宫般的商铺里穿行，一家不大的皮衣店门口悬挂的铜铃叮咚作

响。店主是位年轻的巴基斯坦小伙子，他正低头整理一件柔软的羊皮外套，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来，一脸热情的笑容，目光相遇的一瞬，他似乎捕捉到了熟悉的特征，竟用清晰而流利的中文招呼道：“进来看看？都是好皮子！”

这异乡的乡音让人惊喜。攀谈起来，他摩挲着手中皮衣柔韧的肌理，眼神发亮地说起中国：“我去过义乌，广州！那里的市场，大！东西，多！工厂，厉害！”他用力地点着头，伸出右手，拇指高高翘起，那动作带着一种朴拙的真诚。他努力寻找着词汇，脸上的笑容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。“以后，我还要去！”那高高竖起的大拇指，像一面小小的旗帜，在充满异域香料气息的空气中，传递着来自遥远邻邦的纯粹赞叹。

驱车前往阿布扎比，目光掠过道路，心中颇有些讶异！这漫长的路途，路面如新铺的黑色绸缎，光洁平整得不可思议。路的一边是古老的沙丘，一边是宽阔的绿化带，构成一幅奇异的画卷。这道路像一则城市无声的诺言，坦荡地铺展，没有裂缝，亦无补丁，仿佛一种沉默的尊严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坚定地通向远方。

阿布扎比则像一位深藏不露的尊者。卢浮宫纯净的白色穹顶下，人类文明的光华在此汇聚流淌。不远处的亚伯拉罕家族之家，伊斯兰、基督教、犹太教教堂比邻而立，多元信仰在这里和谐共融。民族文化村里，泥土夯筑的古老民居和传统独桅帆船散发

着时光的气息。谢赫扎伊德清真寺那无与伦比的恢宏与洁白之中，脚下一方由上千名工匠耗费数年手工编织而成的巨型羊毛地毯，铺展着令人屏息的虔诚与寂静。骆驼牧场的气息则弥漫着沙漠最原始的体温，提醒着人们这片奢华之地深植的根脉。

总统府的奢华，是收敛在庄重之下的惊心动魄。巨大的穹顶、无垠的大理石地面、精雕细琢的金饰，无不昭示着无上的权威与财富。在一处宏伟的廊柱旁，遇到一位身着整洁白袍的工作人员，我尝试着用中文问候，他略显惊讶，随即眼中漾起笑意，用不太熟练却足够清晰的中文回应。当话题转向中国，他的神情立刻生动起来，双手比画着，努力搜索词汇：“中阿……建交……四十周年！”他眼中闪着光，仿佛又看到了2024年那个璀璨的夜晚，“阿布扎比……夜空！一千架……无人机！”他张开双臂，努力描绘那壮阔的画面，“中国的旗！阿联酋的旗！长城！还有……我们的清真寺！”他激动地重复着，双手用力竖起两个大拇指，脸上是纯粹的惊讶与折服，声音也提高了：“中国——牛！中国——牛！”那略显生涩却无比真挚的汉语赞叹，在总统府恢宏的殿堂里激起小小的回响，那是科技与友谊在夜空中共同绘就的华章，深深烙印在这位普通阿联酋人的记忆里，成为国家情谊最鲜活的注脚。

更令人难忘的是，2025年5月27日，在迪拜穆罕默德·本·拉希德国图书馆，第

五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艺术节在这里隆重举行，来自五大洲的百余位诗人齐聚一堂，迪拜王室成员、文化官员和金砖国家作协主席等悉数出席。当中国诗人用中文朗诵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、迪拜酋长谢赫·穆罕默德·本·拉希德·阿勒马克图姆的诗《积极的精神》，那句“信仰会激励我们努力工作追求梦想，看不见的奖赏将一定会从天上降临”引发雷鸣般的掌声。坐在我一旁的导游已在迪拜生活了13年，举手投足间已完全融入当地生活，她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讲述着迪拜的经济、宗教与文化习俗。她已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行业的服务者，更像是一位文化的传播者。“将来回国后准备写本关于迪拜的书。”她笑着说，眼角泛起细纹，那是沙漠阳光留下的印记。

在阿联酋的每一天，我的心中不由得对这个从沙漠中崛起的国度由衷赞叹：在风沙与烈日的围困中，在古老信仰与现代洪流的激荡处，人类依然可以用决心、匠心与智慧，创造出这股令世人惊叹的奇迹！而那些散落在沙漠上的中国印记——夜空里由无人机编织的璀璨星河，集市小店中竖起的大拇指，帆船酒店大堂那一抹浓郁的中国红，迪拜国家图书馆的朗朗吟诗声，连同那句朴拙有力的“中国——牛！”，则如同一颗颗明珠，标记着东方与海湾之间，一条正在被无数普通人的善意、赞叹与互动所照亮的新丝路。这条以人心为路基、以理解为纽带的新丝路，向着广阔的未来延伸、延伸……

木槿花的风味

子安

电话里，母亲的声音带着点乡下清晨的凉气：“木槿花开了，粉嘟嘟的，满树都是。”声音顺着电话线传过来，有点模糊，像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。

以前，乡下日子紧巴，木槿花在母亲眼里，是老天爷白给的食物。天刚透亮，屋脊上的瓦片还青蒙蒙的，她就挎上那只旧竹篮出了门。木槿花在晨光里半开着，花瓣薄得能看见后面影绰绰的叶子，露水珠子滚在上面，亮得晃眼。母亲贴着脚，手指头又糙又灵巧，捏住花蒂轻轻一旋，一朵花就落进篮底。她摘花时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就是仔细，一朵一朵地摘，像是在收拢夜里偷偷落下的好东西。

花摘回来，摊在堂屋门后阴凉的竹匾里。我小时候总蹲在旁边看，那些粉白的花瓣上，细细的青色筋脉像画上去的。母亲用井水淘洗，花瓣在水里打着旋儿，沾了水，颜色更鲜亮了，水珠顺着她指缝往下滴。她的手泡在水里，动作很轻，怕把那薄薄的花瓣搓烂了，又像是在水里捞着什么易碎的东西。

灶膛里的柴禾噼啪响，锅里的油开始冒细细的青烟。母亲把调好的鸡蛋液薄薄地裹在花瓣上，花瓣一沾上那黏糊糊的蛋液，就有点蔫了。她手指一松，花儿滑进热油里，“滋啦——”一声轻响，油花猛地溅开几滴。那蔫了的花瓣在油锅里竟一下子支棱起来，慢慢地，蜷缩成一个金黄油亮的小卷儿。一股子说不清的清气，清清淡淡的，一下子就从锅灶边漫开来，盖过了柴火烟味儿，倒像是把带着露水的木槿叶子揉碎了，撒在热锅里。那香气，不霸道，就是钻鼻子，勾得人肚子里空落落的。

煎好的花饼捞出来，搁在灶台上那个豁了口的粗瓷盘里。粉白的花瓣裹着焦黄的蛋衣，挤挤挨挨地堆着，不像吃的，倒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小捧，不小心掉油锅里打了个滚儿。

一家人围着小方桌坐下。筷子头小心地碰一下花饼，外面那层酥皮就裂开了，露出里面软韧的花瓣，一股清甜味儿混着油香直往鼻子里钻。咬一口，脆的、软的、甜的、带着点青草气的，全在嘴里搅和开了。说不清是什么味儿，就觉得新鲜，是太阳晒过的、露水浸过的、刚从枝头上落的那股子活泛劲儿。父亲嚼着，闷头不说话，就听见他喉咙里“嗯”了一声，脸上的皱纹好像都舒坦了些。母亲站在桌边，撩起围裙下摆擦了擦手心里的汗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嘴角就那么弯着，也没说话。她眼角的笑纹里，好像也沾了点木槿花的清香。

木槿花不经开，一场雨，一阵邪风，树底下就落了一层。花瓣沾了泥水，蔫头耷脑的，看着可怜。母亲有她的法子。她把没沾泥的、还算齐整的花瓣，一层一层细细地铺在竹匾里，搁在堂屋通风的条凳上。花瓣慢慢失去水汽，蜷缩起来，颜色也褪成了灰扑扑的浅褐色，轻飘飘的。母亲把它们收进洗干净的罐头玻璃瓶里，拧紧盖子，像是把一小截一小截的夏天，藏进了柜子深处。到了冬天或是青黄不接的春三月，母亲从瓶子里倒出那么一小撮干花瓣，丢进滚开的锅里。嘿，奇了！那干枯的小东西在水里翻了几个身，竟慢慢舒展开了，泡得胀鼓鼓的，颜色也润泽了些。热气腾腾里，那股熟悉的、清清淡淡的香气又冒了出来——可不就是夏天清早，木槿花刚开时，在院子里闻到的那股味儿么？一点没走样。

现在我窗台上也养了一小盆木槿，枝子细细的，叶子也稀拉。早上起来浇水，哟，不知什么时候竟悄悄开了一朵，小小的，粉白的花瓣薄得透亮，上面还顶着两颗露水珠，颤颤巍巍的，看着就让人不敢大声喘气。

母亲电话里又说，老家院墙边那棵木槿，今年开得疯了一样，压弯了枝子。我盯着窗台上这朵小小的、孤零零的花，喉咙里忽然哽了一下，舌尖上猛地就泛起了那股味儿——油锅里炸开的清甜，混着蛋香，还有母亲手指上沾着的、洗也洗不掉的，淡淡的草木气。这滋味儿，好像早就长在了舌根底下。它一声不响，在我们东奔西跑的日子里，生了根。它是母亲用一树一树的花开花落，一年一年的灶火油烟，慢慢揉进我们骨头缝里的东西。

人活一辈子，能记住的滋味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它从最平常的泥土里钻出来，被母亲那双粗糙的手摘下，在油锅里滚一滚，就成了能暖着心、牵着肠、走到哪儿也忘不掉的一点念想。像根看不见的线，一头拴着老家灶膛里的火星子，一头拴着游子心里头那块总也晒不干的地方。



夏日牂牁風景

陶亮 攝

朱鹮：鸟中大熊猫

白忠德

“鸟中大熊猫”“东方瑰宝”，这两顶光鲜的帽子戴在朱鹮头上，可谓配极了。它们虽是中、日、韩区域性居民，但与熊猫这个全球公民相比，似乎也不落伍，上了国庆70周年的彩车，当了第十四届全运会“吉祥四宝”的领队，其命运也与大熊猫一样坎坷。

朱鹮属鹮形目鹮科，诞生于始新世，有6000万年历史，绝对是古老鸟仙了。它们的居住范围很广，除南极洲，各大洲都有其飘逸飞翔的身影。种类多达26种。

朱鹮不好热闹，不扎堆，时常单独或成对或呈小群活动，极少与别的鸟合群。白天独自或成小群散步、觅食、休憩，静静地干自己的事儿，一副自得其乐的模样。它们瞌睡少，睡觉时不打理毛亲昵，自己理毛，还互相理。一只走近另一只，以喙碰击，发出低鸣，后者迅速呼应。若是一方抬头仰喙，另一方必以喙碰触其颌、头部羽毛。稍后，理毛者变成了享受者。

它们性格温顺，神情优雅，体态端庄，行事磊落。与喜鹊搭伴做了“吉祥之鸟”，受到东亚人民的崇敬和礼赞，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各地。“朱鹭不吞鲤。”朱鹭，即为朱鹮。此乃成书于春秋时期的《禽经》所载，可见古人早早地认识了朱鹮。

这个被民间称为“红鹤”的鸟儿，一袭嫩白，点染几点丹朱，柔若无骨，清丽曼妙，生就仙风神韵。头顶一抹丹红，两颊、腿、爪朱红色；喙细长而末端下弯，黑褐色，尖头竟为红色；翅膀像是白面红里的被子，翅上羽毛红色，翅下粉红色；腿红得惹眼，细细长长的，像个竹棍棍。它们优雅地散步，优雅地飞翔，优雅地聊天，优雅地休憩。它们的一切，都是优雅的。

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羚牛为爱情打斗，搞得乌烟瘴气，你死我活的。朱鹮的做派就文明多了，恋爱阶段都可自由选择，结婚之后才彼此守约，终生相伴。

和天鹅一样，朱鹮也是爱情专注的典型，婚姻家庭稳定，恪守一夫一妻制“家规”，堪称动物王国里的模范夫妻。一方要是夭亡，另一方则坚守贞操，直到生命终结。

洋县姚家沟繁殖多年的一对朱鹮配偶生出悲剧来。妻子惨死在偷猎者的枪口之下，丈夫顿时觉得天塌了、地陷了，整日烦躁不安，郁郁寡欢，饮食不思。这年冬大雪多，把大地盖了个严严实实，鸟儿们都躲起来了，只有它孤独地矗立在一棵青冈树桩上，任凭狂风刮乱羽毛，雪花覆盖身子。萧萧寒风裹着声声“啊——啊——”，分外凄惨凄凉，一刀一刀割着保护站工作人员的心。

大熊猫爸爸很不负责，只晓得自己享乐，从不管宝宝的事。在这方面，朱鹮爸爸是绝对的模范，自觉与妻子一起承担起孵卵、育幼的重任，可谓勤劳勇敢的好丈夫，尽职尽责的好父亲。

朱鹮夫妻从安家落户、生育儿女，要经历大约4个月，一般从2月初至6月底才能完成全部繁殖过程。朱鹮每窝产卵2至5枚，通常为3枚，卵为卵圆形，蓝灰色缀着褐色。自然孵化期28至30天，人工饲养孵化期25天。朱鹮护幼，对幼仔宠爱有加，极尽作为父母的职责。育幼期间，一方外出捕食，一方留在窝里悉心照顾幼鸟。这样的事，夫妻俩轮流做，既享受了天伦，也都不显得疲累。

雏鸟刚孵出时，上体被有淡灰色绒羽，下体被有白色绒羽，脚为橙红色。朱鹮爸爸照着宝宝，妈妈就飞出去寻觅食物，返回后轻轻地落在巢边树枝上，把长长的弯喙伸向巢中，宝宝们尽力将头朝上举，张开小嘴巴，接受父母嘴里的美食。之后开始换羽，朱鹮妈妈卧在巢中护卫宝宝，爸爸飞出去猎取食物。经过45至50天的喂养，朱鹮宝宝就能离巢飞行，60天后便跟随爸爸妈妈自由飞翔。这时仍然离不开呵护，要与父母一起在巢区附近活动觅食。

新荷叶·咏荷

春 草

岸柳轻摇，炎暑溽暑难消。
万顷新荷，举望绿郁葱茏。
烟波浩渺，万籁寂、横槊舟游。
莲蓬辉映，蜜蜂蝶入琼苞。

叶翠花红，碧盘戏水多娇。
窈窕婷婷，韵清和秀姿韶。
颀颀点点，星空耀、月夜天烧。
咏吟难赞，尽芳菲胜春潮。

牛山晨雾

王义清

车在山间蜿蜒前行，满目尽是夏日雨后的青绿，一幅幅风景在眼前一晃而过。打开车窗，让夹杂着青草味、泥土味的风，抚摸我的脸庞，亲吻我的头发。伸出手，放轻松地感受风的轻柔。

雨后初晴，晨风凉爽，置身在大自然中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嘈杂，也没有烈日下的汗水和烦躁，阵阵柔风，缕缕清凉，别有一番惬意。

窗外的庄稼、房舍，安静、悠然地点缀着山山峁峁，和大山一起经历春秋、面对冬夏，无论风雨雷电，都安然地与大山为伴。葱茏翠绿的草木包裹着大地，肆意地展示着绰约风姿。

透过车窗，我看到远处的雾越来越浓，禁不住诱惑，就让司机停车，让同行的客人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妙。同行的陕西工人报社朋友下车后，异口同声地感叹道：“好美啊！”

志勇兴奋地说，他在路上一直向大家讲述当年驻村扶贫的往事，眼前的牛山美景和故事太多，他搜集创作了一百多个故事，其中包含了牛山的前世今生。他在这里驻村三年多，时刻没忘写驻村生活、写牛山美景、写干部群众的奋斗。

我打岔说，那些故事一会儿再说，先看看这雾景，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再不抓紧看，一会雾就跑了。大家哈哈笑，便都不作声了，齐刷刷地看着眼前的雾景。

刚刚下过一场雨，雨停雾起，雾气从草木间聚拢，迫不及待地展露变幻多姿的妖娆，让牛山有了更多的神秘。眼前的牛山又叫牛头山，是安康名山，旧志记载“牛山叠嶂”为安康古八景之一，既有自然风光，又有人文历史，还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和传说，主峰海拔1547米，山势巍峨险峻，植被林木茂盛。其时大半截的牛山都在雾中，雾时浓时淡，时动时静，时升时降，时左时右，时聚时散，悄然地在山间缓缓徜徉。那些房舍在雾里、在山间成了锦上添花的点缀，也给大自然增添了烟火气息。雾气渐浓，先是包裹住山巅，继而搂住山腰，昔日巍峨的牛山只有忽隐忽现的朦胧轮廓了。听不到鸟叫声，好似一切都静止了，让我们安静地欣赏牛山初霁的美景，不禁让人想起“雾重千山暝，云深万木春”的诗句。

我们安静地看着眼前的雾和山岚、雾和房屋、雾和天空、雾和云层相融变幻，感叹大自然的神奇美妙。

报社一行朋友的话题总是离不开驻村帮扶，志勇风趣地说：“陕西工人报社帮扶谭坝镇草庙村已10年了，报社主要领导亲自接送新老帮扶队员，着实让我这个曾经的老队员羡慕，这个接力棒有分量啊！”

我接过话茬：“千难万难，老大出面就不难，报社过去在脱贫攻坚、巩固衔接方面做了大量帮扶工作，今天是建党节，驻村队员在这个日子交接，更有意义了，这雾就是很好的见证。雾是吉祥、丰收的预兆，风调雨顺了雾气就多，真是紫气东来，天降祥瑞啊，是个好兆头！”

谈话间，雾一直在变着法子表现千姿百态，有的雾在往山下落，有的雾在往上升，有的在往一起聚，浓的、淡的、白的、暗的，交织着，变换着，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，无论怎么变，都让人看着舒服。

短暂停留后，我们继续向草庙村进发，继续穿行在牛山的美景中。



建设者的“音符” 李刘刚 摄